

春暖燕归来

□ 周忠华（安徽芜湖，职员）

三月，南归的燕子们又开始忙碌了，它们衔来春泥或是草茎，飞向心仪的地方筑巢，轻盈的身姿，拨动了这美丽春色。有两只燕子选择在岳父家的阳台檐口上建窝，看着它们的小家一点点成形，岳母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不知何时，燕子窝热闹起来，待哺的幼崽啾啾啼鸣，给屋内平添了一份喜庆。家人聚会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去阳台看看小燕子，而向来幽默的岳父则指着燕子窝开玩笑道：“这个窝不小，搞下来卖了，肯定值两个钱！”话音刚落，岳父就遭到女儿们的一致反对。见到几个女婿没有帮腔，岳父无奈地摇头：“我现在家里没地位，讲话不算数喽！”岳

父的趣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“再过两个多礼拜，窝里的小燕子就能飞了。”我兴奋地对岳母说，“燕子能来我们家做窝，必是家庭和睦，有连连喜事呀！”有几只雏燕似乎听懂了我们的对话，从窝里探出小脑袋东张西望，非常可爱。身旁的岳母一直注视着它们，眼神里充满幸福。

自从岳父家有了燕子窝，每年春天，都有燕子归来，它们从阳台里飞进飞出，努力将原来的燕子窝重新“翻修”一番，新巢的部分润湿，而老窝干燥，看上去泾渭分明。燕子窝也逐年增高，被岳父称为燕子们的“小洋房”。燕子归来筑巢，在此生儿育女、繁衍生息，岳母最是开心。

当我清理完阳台上燕子们遗留的排泄物，正准备出门倒掉时，岳母急忙叫住我：“小周，小周，就倒花盆里，这个养花好得很呢。”我笑道：“难怪老妈养的吊兰叶绿箭多又亮，这可是真正的有机肥啊，差点让我浪费了。”靠椅上的岳父放下手中的茶杯，乐呵呵地调侃道：“这是你娘为了省买花肥的钱，给你们买好菜吃呢！”那一刻，时光的温暖顺着太阳的耀辉洒下来，欢声笑语传于四邻。

岳父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，我和妻子回家看望岳母。一只外出觅食的成年燕子从空中飞下，窝里的两只新燕在兴奋地扑动翅膀，愉快地叫着。



飞翔的心

□ 朱直尧（黑龙江佳木斯，国企职员）

去年疫情隔离在外，一个月没回家。

推开家门的一刻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。五十多盆大大小小的花几乎全军覆没。

讨厌的护盆草终于偃旗息鼓，最外边的护盆草已经干枯得耷拉出泥盆外。盆心的一些已经没有了绿色。

用钳子将三角梅的枝条一截一截地掐掉，想看看干枯的枝条到底有没有水分。直掐到根部，脆生生的声音里还是传来了失望。曾经算是高大的蝴蝶兰，淹没在护盆草间，想象着开出一枝独秀的美丽，如今却找不到尸体。它的悄无声息仿佛从来就没来过。曾经满满的一个白瓷盆的白鹤芋，又名“一帆风顺”，竟然干枯成了一叶叶标本。掩映在叶下并不显眼的花盆上

的“花开富贵”四个字，如今看着特别刺眼。还有龙吐珠，摇一下，叶子哗哗掉，掉得人心疼。整理花草，像整理一段纷乱的心事。

我将所有的“花”都浇了一遍水，想着花的心事。就说那护盆草吧，真是难缠，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，偷取别人的营养，自己又长不大，盈盈小叶，碎碎黄花，实在没观赏性。我养了十几年的三角梅、一帆风顺、龙吐珠，对这护盆草一直有些不得见……

眼见花凋，感觉阳光炽热，完全是一副看笑话的样子。才上午九点，就已经火药味十足了。我边浇水边骂着该死的天气。要不是连日放晴，这些花也不至于如此吧。

清理完阳台的枯枝败叶，忽然发现洁

白的墙壁上有许多褐色的斑点。好奇的我想一探究竟。忽然想起来了，它竟然是护盆草的种子，怎么可能附着在墙面上？有的攀到了墙体最高处。这么小的种子是什么力量能飞到一米之外的墙顶？我把目光移到护盆草的枯叶上。刚才还一片枯萎、垂立的样子，怯怯弱弱的，这会儿忽然就有了色彩。

也许，在生命的最后，它拼命地将种子弹出母体，让每一粒种子在空中飞得更远，在心里默念，让种子再飞一会儿，让种子再飞一会儿。每一粒沉睡的种子都有一顆飞翔的心。

曾经的讨厌，顿时化作一颗肃然起敬的心。如今春回，再想想去秋，更不禁莞尔。

